

四明叢書

張宗祥



212  
10

韋齋講友

劉白水先生勉之

胡籍溪先生憲

劉屏山先生子蟹

並詳劉胡諸儒學案

范先生如圭

詳見武夷學案

胡先生璟

胡璟字文叔朱子嘗答其書云承書翰及先世交遊之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爲慰今世徇俗爲人之學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于內者往

往又以驚于高遠而失之是可歎也來喻云云似已察于此者但常專心致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先世蓋與韋齋爲友故朱子答之云云姑附于此

鄧先生肅

鄧肅字志宏南劍人有文集號栟櫚遺文三十卷宣和壬寅艮嶽成徽宗御製記李質曹組各獻賦先生爲太學生獨上十詩稱述花石之事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圃中何日不春風詔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紀啟其

事薦其才召對賜進士出身得爲右正言著正直之名  
於當日云 指塵後錄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栟櫚集十六卷提要云  
當張邦昌之僭立也間行奔赴南京大節與杜甫  
略相似其靖康迎駕行後迎駕行等篇亦頗近南  
奉先諸作在南北宋間可謂策厲名節之士又唐  
宋以來學者皆尊揚雄熙寧中遂至配享而肅書  
揚雄事獨指爲叛臣無可容于天地之間與沈與  
求疏論王安石過尊揚雄未知孰爲先後然均在  
朱子綱曰書葬大夫之前考陸深溪山餘語載其  
與朱子父相善有醉留冠帶以質紙筆之戲其寄  
朱韋齋詩卽道其事然則綱目之斥揚雄得無傳  
其說乎其識如是宜  
其立身有本末矣

栟櫚遺文

世人嘗謂窮達自天余以謂窮達自人非天也夫爲直者必窮爲僂者必達自古及今莫不皆然夫豈天哉雖然人生世上不過數十寒暑盛衰得失如蟻穴一夢耳於此枉道喪節以干妻孥之奉一時沛然自謂得志殊不知萬世之下使人聞其名而唾之僅與禽獸比若正直之士雖當時身不絲腹不粟斥竄流離真若可憐者然所謂浩然之氣歷千百年猶與日月爭光以此校彼孰久孰近故君子寧餓寧黜寧不用於世寧不得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至于剖心抉眼碎于賊手亦寧任之粹

案上文蓋指伯夷柳下惠孟軻韓愈比干子胥真卿吳卿諸君子惟直不可變耳原直

孟軻不與橫逆之人校曲直而與齊宣王論達尊韓愈不與高閑文暢校夷夏而與憲宗論佛骨韓信不與進陰少年校勝負而與項羽爭雄藺相如不與廉頗校上下而與秦王爭割地蓋不屑屑于其小者所以養成其大也揚雄不肯屈節于董賢而甘爲王莽之臣柳宗元不肯下氣于皇甫湜而甘爲王叔文之黨李忠臣赴君父之急能斥曰者之言終不能拒朱泚之命卒以叛李陵能以匹馬力戰極邊終不能輒出一言上抗虜廷卒

負其君爲左衽之鬼蓋遇細故則矯虛名臨大節則顧死生此小人之事也大人何取焉古之所謂大人者體均天地而氣通陰陽天地覆載之中不劄蛇虺陰陽寒暑之變不恤怨咨但推一元之氣運量斡旋于太空不可窮極之間乾闢坤藏春生秋殺又何必物物與之校可否乎若乃小人則一切反是余嘗譬之以狗飲食糞穢盤旋戶外伺有至者不問淑慝瞋目怒牙聲氣俱厲將搏而噬之然後爲快于心顧其悻悻眞若有守而不負其主者儻有客焉委骨于地彼則搖尾而進欣然就

之視曩昔切齒之人便爲恩地亦豈暇顧其主乎此大  
人小人之辨不可以不察也晉語有之人才相去不啻  
九牛一毛蓋歎其相絕如此顏子于此犯而不校蓋不  
足與校也小子其志之不校

鄧先生啟

雲濠譁案舊姓統譜云字元迪崇仁人爲人有氣  
節早名能詩守約序其集曰人知先生之詩工  
力絕倫而不知先生之道之死不屈  
先生以是爲詩故不追少陵不止

俞西郊先生靖

俞靖一名猷仲字宋祐婺源人續學砥行晚號西郊者

人與朱韋齋爲星溪十友

姓譜

張先生敦頤

張敦頤字養正婺源人紹興進士爲南劍州教授與朱韋齋松友善後倅宣城攝郡事著有編年六朝事蹟衡陽圖志

李氏家學

李先生信甫

李信甫南劍人延平先生侗之子舉進士歷監察御史出知衢州善政善教不忝家學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

不<sub>容</sub>於相罷去

姓譜

李氏門人

補承議羅先生博文

梓材謹案李延平文集附錄先生之言曰延平先生之傳迺某伯祖仲素先生之道河洛之學源流深遠稱豫章爲伯祖則先生乃豫章仲孫也又案先生字宗約一字宗禮

附錄

先生生有異質家人試以醉禦一無所顧獨匍匐取書冊之言性理者展玩久之

嘗銜命漢中勞撫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遺爲錢三百萬

公不欲受而難于辭卻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不能就  
以五十萬予之餘悉輸成都公帑取河南程夫子之遺  
文與他名臣論奏纂述之可以垂世者募工鋟板用之  
略盡而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公訪得  
之爲言汪公應辰延置府學蜀士知所勸焉

在桂州時汪公蓋方通判州事知公所爲日就公語且  
亟稱道其爲人故卒以自助時刑部劉公芮亦方隱居  
州之西山躬耕勵志人罕識之公獨以坐曹決事之餘  
日往從之游劉公名家子及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顧

獨恨得公晚及聞公卒哭之慟爲寢疾不食者數日

補劉先生嘉譽

雲漢謹案先生爲樂昌尉見閣書

朱氏門人

程韓溪先生鼎

程鼎字復亨婺源人朱韋齋之內弟也少孤從韋齋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鈔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其歸也韋齋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修身爲學之要益自樹立中歲奉親徙居窮山中自

號韓溪翁子洵 朱子大全集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與羅願輩同學於嘉  
齋又云博覽經籍爲文不效舉子尺度不仕而卒  
雲藻謹案朱韋齋集送先生序云廣平程某復亨  
爲余外兄從余遊于閩者二年余語以安逸憂患  
知之詳矣以爲外兄與朱子文集以爲內弟者異  
豈爲余外兄係謂余外兄之訛耶又案所告六言  
一曰葬吾舅而後加吉服二曰葺爾居以寧爾親  
三曰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四曰廣學問以資見  
聞五曰勿懷安六  
曰無忘四方之志

知州羅先生願

羅願字端良歙縣人兄弟皆有文先生尤博學好古法  
秦漢爲詞章高雅精鍊朱子時稱重之有文集十卷爾

雅翼二十卷累官知州有善政

姓譜

爾雅翼自序

古初造化始耑萬彙芒芴並生其間民生如標枝鹿豕爲羣自以爲一物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傑出其倫使同類相收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圓首方趾自別爲民乃佃乃漁乃刊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爲常珍味其辛毒俾相君臣靈智以爲畜猛賦服循異物著之鼎別姦與神遂超萬物莫與之隣號名三才與天地均裁制萬品皆由乎人物患旣去其利畢陳智者用其實因

既以文有所著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關雎春秋感麟易八卦始畫仰天俯地窮鳥獸之文書契因之是生典墳禮觀象作服贊死生之物以明卑尊吹竹聽鳳爲樂本原魯論貴多識譏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諳亦有所常言至王會紀遠物則多異聞離騷志潔惟掇其芳芬不若爾雅博洽雅馴起于漢世學者自爲專門欲輔成詩道廣摭傍穿萬物異名始著于篇先師說之義多不鮮中古學廢絕說者無所旁緣風土不同各據所偏江南之產踰北而遷至其語音亦不相沿鄭人命死鼠儻于燠

璠六書之相假讐則爲鱣物亦固有難識不可汎觀惡  
莠亂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身履藪澤孰能究宣  
野人能別之不能見于傳至謂鷁爲匠魚罟爲筌六駿  
以爲馬不可駕牽謂芍藥無香說芳草者初不識蕙與  
蘭羅子疾之乃採其原因爾雅爲資略其訓詁山川星  
辰研究動植不爲因循觀實于秋玩華于春俯闢淵魚  
仰察鳥雲山林臯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謀及芻薪農  
圃以爲師釣弋是親用相參伍必得其眞此書之成爲  
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寬不強

所不知義無不安字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未知根可用閼覽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觀我生率是佐時人主以裁成通之于六藝疑義以明千世之下與雅並行後有子雲君山之儔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斯亦宏矣

鄂州文集

世之君子惟其責輕而慮近幸人之不能議已斯以爲足于其心而已矣若夫聖人之舉措不患不能慰天下之心惟夫天下悅之太篤不復置疑于其間則聖人方